



清音墨影
QINGYINMOYING 作品部

雪落流年

XUELUO LIUNIAN



横扫青春文坛的重磅之作

一台舞台剧，让他一剧成名，却让她负气而逃
两年后再见，他却过气落魄，而她也另拾爱情
十年了，我放弃了自己，却从未放弃过你

继花火最畅销书系一爱倾城之
《暮雪上的晨星》后

忧伤
精灵

清音墨影

再续绝望式的青春之痛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雪落流年

清音墨影
◎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落流年 / 清音墨影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112-4887-9

I. ①雪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6910号

雪落流年

著 者: 清音墨影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嫁衣工舍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22197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h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58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-7-5112-4887-9

定 价: 22.80元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 < 楔子

004 < Chapter 1
对你说一句，只说一句“好久不见”

026 < Chapter 2
最美年华的初相见

055 < Chapter 3
那是一颗爱了他十年的心

083 < Chapter 4
也许爱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不错的

115 < Chapter 5
她终于回到了一心只爱一人的江雪容



目录

CONTENTS



Chapter 6
我们现在都在为爱而勇 > 1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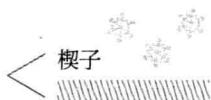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7
我只是想为你坚持下去 > 182

Chapter 8
对他的爱，就是她最坚定最深刻的信仰 > 219

Chapter 9
我会很勇敢地去爱你 > 255

Chapter 10
你的容容 > 281





去英国留学的前一个晚上，江雪容生平第一次跟同学在KTV混到了半夜。

十月初的天气却罕见的潮湿闷热，再加上喝了点酒，她走到窗口透气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歪歪倒倒地就要往地上栽，孟良程跟在她身后，一把托住她的胳膊惊呼道：“当心！”

她站稳了身体笑笑，拿着捏了一个晚上，都已经快被汗水浸湿的手机，飞快地编了条短信发出去：“陈洛钧，我就在你的对面，你今晚要是真的不出现，那我以后永远都不要见到你了！”

发完短信，她抬头恨恨地看着KTV窗口对面的国家剧院。

那灯火璀璨的剧院主楼正面，悬着一幅整面墙大小的海报。

海报远景是大漠孤烟，万千铁骑，虽然气势恢宏，却笼罩着一股悲凉的意境，近景则是一个半身人像。那人身穿白袍银甲，在暗淡的背影中光芒万丈。虽然他半张面孔都被坚硬的银盔遮得严严实实，可明晃晃的射灯却照亮了他那双璀璨黑亮的眼睛，照亮了他坚定沉着的目光，照亮了他那两道斜飞入鬓，英气十足的剑眉。

海报右侧是两行竖排草体的诗句“霜仗悬秋月，霓旌卷夜云”，下端则是硕大的标题：当年明月。

除此之外，海报上再也没有多余的字眼。

“雪容，外面热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孟良程皱着眉点了点头，试图把雪容往包厢里拉。

雪容轻轻推开他的手臂，倔强地趴在窗前。

她在等一个人，等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她知道，也许再过一会儿，他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，所以她要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

散场的人潮开始渐渐涌出剧院的出口，先是密密麻麻地淹没了门口的小广场，接着便像退潮一般地静静散去。

只有靠近正门的地方，还有一小撮人，举着KT板和荧光棒，探头看着剧场

的通道。

有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那帮人忽然沸腾起来，亢奋地大声尖叫：“陈洛钧！陈洛钧！”

尖叫声隔着空气和玻璃，几乎要震破雪容的耳膜。她也探出头去，往人群里拼命地张望。

叫了几声以后，那些人似乎发现出来的人并不是他们在等的人，顿时消了声。雪容跟着也泄了气。

KTV走廊的电视里，正在重播晚上的一档娱乐新闻。

主持人笑颜如花地问：“洛钧，今晚是舞剧《当年明月》的最后一场公演，听说票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就被抢购一空了。是不是很开心？”

被她采访的陈洛钧正坐在化妆镜前整理头盔上的白缨，只是笑着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回答。

主持人又问：“你通过这台史诗舞剧，通过扮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霍去病将军，一夜蹿红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他依旧笑着，笑得很有节制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不过是做好我该做的事情而已，碰巧沾了这部剧的光。”

“但是很多人说，是你让广大观众重新点燃了对舞蹈这门艺术的热情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：“我一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只能说非常感谢大家。”说着，他对着镜头认真而谦逊地点了点头。

主持人又问了一些关于演出的问题，他的回答都是短短的一句话，态度也冷静温和，跟主持人亢奋的音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马上最后一场演出就要开始了，洛钧，我想问你，今晚演出结束以后，你准备做什么？”

他似乎有些踌躇，低头想了两秒，眼角带着暖暖的笑意，本来英挺的五官显得柔和起来：“很多……”

“很多？”雪容仰头看着电视，小声地喃喃自语说，“洛钧，你的很多里，有没有包括我？”

电视上的画面一转，刚才采访陈洛钧的主持人对着镜头笑咪咪地说：“现在，《当年明月》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在所有演员登台谢幕三次以后，终于已经顺利落幕。不过等候在剧场外的粉丝依旧热情未减，很多买不到票的观众在场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近距离目睹一下他们的偶像陈洛钧在台下的风采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据我们刚收到的消息，陈洛钧已经从剧场的侧门离开……”

雪容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回自己的手机上，又看了很久很久，可小小的手机屏幕依旧暗沉着，没有一点消息。

他明明答应过自己，今天晚上要来给她送行，她还一直幻想着他会抱住她，求她不要走。可他竟然不曾出现过。

她等到现在，他却音信全无。

雪容自嘲似的摇了摇头，有个声音小小地在心底说，他是万众瞩目的明星，什么时候把你放在心上过了。你不过是个最普通的女孩，拿什么跟他身边那些艳光四射的女演员比？你喜欢了他那么久，可他从来就不该是属于你的。

那个声音越来越响，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在雪容的耳边叫着：他不要你了，你的阿洛，不要你了。

雪容这天半夜渴得醒过来，从床上爬起来喝水，看见书桌前静静立着的行李箱，才意识到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才意识到她明天就要拖着这只箱子，去遥远的大洋彼岸了。

桌上有一个文件夹，雪容开了台灯站在那儿一页页地翻看。那里面每一张每一页，都是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，所有的标题里，都有着同一个名字，陈洛钧。

大型史诗舞剧《当年明月》全国巡演最后一站，加场票已售罄！

《当年明月》男主角陈洛钧本报专访：扮演千古名将霍去病，压力到底有多大？

陈洛钧与同门师妹苏雅演出后夜宵散心，大秀亲昵默契。

雪容慢慢地翻看了一遍，眼睛渐渐潮湿起来，却倔强地忍住了眼泪。她看完了，把文件夹扔到洗手间的垃圾桶里，然后再拿起沉寂了一个晚上的手机，认真地写了条短信发出去，小小的屏幕一闪一闪，接着慢慢地暗了下去。

洛钧，我累了。你的容容，要离开你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了。再见。

Chapter 1

对你说一句，只说一句“好久不见”

夜渐渐深了，酒吧街的后巷笼罩在霓虹灯暧昧不清的彩色灯光下，愈发显得幽深而黑暗。

雪容推开“Forget”的后门出来，站在墙边，抓住衣领，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着。她刚喝了两瓶啤酒，有些头昏脑胀的，连视线也模糊不清起来。

“嗯……”孟良程跟在她身后出来，转身搂住她的腰，把她整个人压在墙上，低头吻起来。

身后的砖墙还带着白天大雨时的水汽，湿湿的、冷冷的、黏黏的——像他的嘴唇那样。

雪容轻轻推开他：“别瞎闹，我身上的裙子可是林晓琪的，万一在墙上蹭脏了她非杀了我不可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明天给你买条新的。”孟良程笑着说，说完，便又凑了上来。

“那边有人呢。”雪容发觉后巷的尽头似乎有人影闪动，推了推孟良程。

“有人又怎样？”他还是不依不饶的，环着她的手臂又紧了几分。

淡淡的酒气混合着年轻男人身上健康的气息，离得她那么近，雪容不由自主地往后躲了躲。

远处的黑影似乎抬了下头，往雪容这边瞥了一眼，随即转回身，开始搬动起堆在墙角一摞很高的啤酒箱。

那个远远的身影在霓虹灯下不时变换着色彩，模模糊糊的像个灰暗的剪影，只能看出是个极瘦的男人，薄薄的T恤罩在他身上，被夏夜的凉风一吹，仿佛整个人都要湮灭在无边的黑暗里。

他的动作有些迟缓，每次弯腰再直起来时似乎都有些勉强。看着他消瘦的脊背，雪容忽然觉得心弦一动。

他弯下腰的弧度，很像一个人。

只是那个人，雪容已经两年没见了。

片刻的惊诧以后，雪容笑着转回脸跟孟良程继续刚才的话题：“才不要你给

我买裙子。”

孟良程也笑了起来：“哦，你今天交了书稿，很快就有大笔稿费入账，回头就看不上我那点薪水喽。”

“拉倒吧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稿费。拿到了也没多少钱。就你非要大张旗鼓地庆祝。”

“当然得庆祝。你回国以后就整天躲在家里忙着翻译那本书，连我都没空见。”孟良程抱怨，“现在终于没人跟我抢女朋友了。”

说话间，本来已经停了的雨忽然又下了起来，硕大的雨点毫无预兆地劈头盖脸地浇在两人的头顶。孟良程赶紧拖着雪容往酒吧里钻。

“你先回座位吧，还有一帮人等着你呢，我去下洗手间。”雪容把孟良程推了进去，自己却又回到后门边，拉开木门，闭上眼睛，一股雨里翻滚着的泥土味窜进胸腔，清新而凉爽。

两年了，她离开这个城市两年了，这儿的气味却一直没有变过。不管是晨起时早点摊的油烟味、地铁里憋闷的霉味，还是这带着草木香的雨水味。

她想念这一切味道，想念这个城市，却又有点物是人非的怅然。

她吸饱了新鲜空气，刚要转身回去，忽然听见后巷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巨响，好像是什么东西翻倒了。

雪容吓了一跳，本来想赶紧躲回酒吧里去，却莫名其妙地壮起胆子，探头往巷尾看。

本来背对着她在搬箱子的那个人似乎转了过来，垂着头靠在墙边。

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雪容根本看不见他的脸，却不知不觉地朝他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她的脚步有些颤抖，却一直坚定得没有丝毫犹豫。

走到一半，她猛然停下了脚步。

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一定是刚才不经意地想到了某个人，才会如此可笑地把陌生人看成是他。

那个人远远地看了雪容一眼，他头顶的霓虹灯由暗转亮，一道淡淡的蓝光笼罩在他的身上，渐渐映照出那曾经无比熟悉的面容。

雪容忽然觉得全身都在慌乱地冒着冷汗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好木然地愣在原地。

那个人低回头去，平静地看着鲜血沿着指尖滑落，一滴滴地砸落在碎了一地的玻璃碴上。

雪容被鲜红色的血液惊醒，本能般地奔过去，飞快地解下自己裙子上的腰

带，紧紧地绕在他手臂那条又长又深的伤口上。

裙带绕到最后，雪容想打个结固定一下，可手却一直在抖，她连着试了好多次，都没能成功。

受伤的人倒浑然不觉得痛似的，探出另一只手抓住雪容的手腕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容容。”

他的声音有些哑，可那熟悉亲昵的语气却从没变过。

容容。

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也只有他会这样叫她。

雪容不敢抬头，两只手还是死死地握着他在流血的小臂。黏稠的液体从薄薄的裙带里渗出来，她仿佛能感觉到他身体里的温暖，在一点点地往外流逝。

“去医院吧？这么深的伤口……”她也不知道是在跟他说还是在跟自己说，只是低着头喃喃地念叨了一声。

他仿佛没有听见她说什么，只是轻轻地抬起了她的下巴。

她全身都僵住了，连血流似乎都慢了下来，只有一双眼睛，在他的脸上反反复复地流连。

隔着茫茫的雨雾，她终于看清了他。那双剑眉，那微抿的嘴唇，还有左眼角那一道浅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疤痕。

站在面前的，确实是她曾经心心念念的陈洛钧。

她用两年的时间，幻想再见到他时，自己应该如何表现的淡定冷静，应该如何地微笑着说“好久不见”，可她没想到的是，再见他时竟然是这样一个尴尬的情景，而她自己竟然死死地盯着他，一秒钟都挪不开眼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

陈洛钧也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她，他的眼睛，似乎比身后的霓虹灯还要亮，看得她觉得脸上每一寸皮肤都要在他的目光下燃烧起来。

不知看了多久，他才恍然地叹了口气。

雪容只觉得嗓子发干，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，刚要说什么，却听见身后的酒吧门开了。

“雪容？”孟良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一下子把雪容拉回了现实。

她慌忙松开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孟良程走过来，奇怪地看了看站在这儿的两个人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陈洛钧先反应过来：“没什么。”

孟良程看看他，又看看雪容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雪容看着脚下，慌忙摇了摇头。

“我刚才不小心打翻了东西，划破了点皮。”陈洛钧平静地看着雪容说，“这位小姐是来帮忙的。”

他特别强调了“这位小姐”四个字。

“哦，那严不严重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，缝个针什么的？”孟良程关切地问。

陈洛钧把目光从雪容脸上收回来，看了他一眼。

孟良程正伸出手揽住雪容的腰，似乎怕她摔倒似的，搂得很紧。

“不用了，我进去包扎一下就好。”说着，陈洛钧从孟良程和雪容的身边绕了过去，径自推开后门走了进去。

木门撞上铁质的门框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

“雪容你不要紧吧？手上都是血，快去洗洗。”孟良程皱着眉头拉着雪容往回走。

雪容一直没有说话，手却一直在抖。

后来她是怎么回的家，雪容自己一点也不记得了。

她只记得自己的手曾经染满他的血，那带着体温的鲜血似乎在她手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连着好几天，都让她的手带着强烈的灼烧感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她才勉强忘记了那感觉，回“Forget”去拿那条裙带。

酒吧里没有客人，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。雪容朝站在吧台里那个看似老板的男人走过去。

还没走到，老板就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哟，又一个来找陈洛钧的啊？红人啊。”

他左脸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疤，从耳后一直延伸到嘴角，细细的，那晚灯光昏暗没看出来，现在却着实有些吓人。

没等雪容反应，老板就往后面努了努嘴：“他在储藏室呢。直走到底，左转。”说完，他便一直用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雪容。

雪容被他看得有点发毛，只好飞快地往吧台后面逃去。

储藏室是个半地下室，雪容刚准备下台阶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洛钧，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，都两年了，谁还记得当年那部舞剧？谁还记得你？”

“我不需要谁记得我。”陈洛钧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淡然，接着便是啤酒瓶互相碰撞的叮咚声。

“可你是演员啊，没人记得你，没人知道你，又怎么能红呢？”那个女人的

声音娇滴滴的，很着急又不敢发火的样子。

“我不需要红。”这次陈洛钧的回答更加简短，“麻烦你不要再操我的心。”

“洛钧……”她似乎都快哭了，“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可是我现在只是单纯地想为你好，你怎么老是不领情呢？”

“我领不起你的情。”

那个女声顿了顿，终于按捺不住冷了语气：“就算你不在乎红不红，可是你总要赚钱养活自己吧？”

短暂的几秒钟沉默以后，储藏室的门便被拉开了，陈洛钧走了出来，一边上台阶，一边丢了一句：“我还不至于养活不了自己。”

他走上台阶，一眼看见了站在角落里的雪容。她正飞快地低下头去，束手无措地绞着自己的衣角，好像一个偷东西被逮了现行的小偷。

“我……我来拿裙带……”雪容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他的脚说，“裙子不是我的……”

明明在家想好了台词，甚至想好了说每一句话的语气和动作，看到他却全不知上哪儿去了。

陈洛钧看看她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在楼上。”说着，他便自说自话地往酒吧更深处走去。

雪容木木地跟着他上了一段逼仄的木楼梯，来到酒吧二层的阁楼。

这个阁楼很矮，刚好擦到雪容的头顶，面积也很小，大概只有几个平方米，没有床、没有衣橱，靠墙的一边地上铺着一张床垫，床头堆了几摞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床尾则是一只不大的行李箱和一只矮柜。地板很干净，床也铺得很整齐。虽然有些简陋，但很整洁。

陈洛钧从矮柜的第一个抽屉里拿出那根淡黄色的裙带，递给雪容。

因为屋顶矮，他一直低着头，似乎离她特别近。

雪容伸长胳膊接过他手里的裙带，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，靠在了墙边。

阁楼里有些昏暗，夕阳斜斜地从阳台门里照进来，把地板染成了明亮的深黄色。

陈洛钧走近了一步，雪容已经避无可避，只好侧过头去，眯起眼睛看着他床头的那一堆书。

压在其中一摞书上的，是一个歪七八扭的陶瓷杯子。

那是她当年心血来潮参加学校的陶艺社做的。她手工很差，连做了三四次，

才做出这么一个还能勉强叫做杯子的玩意儿，却献宝似的送给他，还逼他一定要用这个喝水，走到哪儿都得带着。

“那个男孩子是你男朋友？”陈洛钧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
雪容只能把背贴在墙上，弱弱地点了点头。

“他对你好吗？”他又问。

雪容又点了点头。

陈洛钧也点点头说：“那就好。”说完，他不知为什么笑了笑，退后两步，坐在了墙角的床垫上。

雪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鼓起勇气问：“你呢？最近好吗？”

他四下看了看，拍了拍身下的床垫说：“挺好的啊。”

“那……你现在住在这儿？”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“这里冬暖夏凉，交通又方便。”

“那原来你那套房子……”雪容话说到一半，便被他打断了。

“不住了。”说完，他也没有接下去，只是若有所思地低头看着地板，不自觉地把手紧紧握成拳，又缓缓地松开。

“我……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雪容丢下一句话，飞快地就往楼下奔去。

短短的几步路已经让她筋疲力尽，雪容走到酒吧外面，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花坛上。

酒吧老板跟出来，在她身边坐下，笑着说：“你真人比照片好看啊。”

雪容愣了愣，接着尴尬地笑笑。

“不过我还是想不通啊，陈洛钧怎么会好小萝莉这一口呢？刚才来找他的那个人你看到了吧？苏雅啊，大明星啊，你知道吧？”

雪容木然地点点头。

苏雅，陈洛钧的师妹，当年的搭档，绯闻女友，如今的一线明星，红到连雪容在国外的两年都常常听到她的新闻。

她当年出国，就是因为陈洛钧跟苏雅走得太近，又从来不给她一个解释。

酒吧老板还在说着：“苏雅追他追得可紧了。隔三差五就上我们这儿来。动不动就给他介绍这个电影那个电视剧什么的。我怎么没这么好运气呢？”

“那个……”雪容看看他，小心翼翼地问，“陈洛钧他现在……在你这里……”她琢磨了半天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词。

“哦，他在我这儿帮忙。平时就住在这儿，也方便。我叫安迪，是他以前的同学。”安迪主动接过去。

“那……那他除了在酒吧工作以外，还做什么……”雪容问得更加小心翼翼。

“他不是在读表演系研究生嘛，有时候能接到点话剧的活儿。大部分时候就陪我看店呗。”安迪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那……跳舞呢？”

“早就不跳了啊。”安迪摸摸自己侧脸上的伤疤，“我嘛，是上不了舞台了。他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不跳了。”

雪容沉默了。

当年她出国时，正是陈洛钧刚刚一炮而红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从此踏上了一片光明的星途，可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，他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住在酒吧里，偶尔接点话剧，穷困潦倒的小演员了？

安迪仿佛没看见她的迷茫，还是笑吟吟地说：“我一直催着洛钧让我意见能让他对着苏雅都不动心的丫头，今天终于让我见着了。可还是不明白，他怎么对你就念念不忘，对苏雅却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。”

雪容腾地站了起来：“我得回家了。”

“回家干吗啊？”安迪错愕地看着她，“这不才刚来吗？”

“我还有事，真的得走了。”雪容拔腿就走。

安迪只好在她身后喊：“有空来玩啊！”

这条酒吧街雪容很少来，一时辨不清方向，只是漫无目的地飞快地朝街一端的尽头走去。刚才在阁楼里就已经汗流浹背，这会儿被夕阳晒着，只觉得浑身都要烧起来似的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她终于走累了，于是上了看见的第一辆公交车，漠然地望着窗外的街景。

两年没有回来，A城变化很大，多了不少雪容以前从没见过的高架桥。

公交车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，司机师傅回头喊：“姑娘，终点站到了。海棠花园。”

海棠花园。这个名字像是撕开了记忆的一角，铺天盖地的伤感汹涌而来。

雪容下了车，走进小区，机械地绕到最深处的一栋小高层边。

有两个人从她面前走过，一个人大概是房屋中介，正在滔滔不绝地跟身边那个人介绍这里的房子：“这个小区几年前刚建好，现在的房价已经是刚开始的三倍啦，附近又有不少写字楼，特别容易租出去，租金也高……”

那两个人渐渐走远了，雪容站在楼下，仰头看着那米色的大楼。

“1, 2, 3……10, 对不对, 1, 2, 3……11, 12……”她数了好几遍, 才终于找到十二楼的一个阳台。

夏日的阳光太过刺眼, 灼得她眼睛生疼。

她揉了揉眼睛, 坐在路边的花坛上, 抬头还是盯着那个阳台。

那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人在住, 阳台上不像原来那样种着花花草草, 空空荡荡的, 什么也没有。

这套房子, 是陈洛钧在雪容上大一那年买的。

那年她刚离开家到A城来, 亢奋得不得了, 一到周末就拖着陈洛钧带她出去玩, 经常一疯就是一整天。可是每到晚上要回学校, 就又舍不得跟他分开, 只要一上车, 便开始郁闷地撅嘴。

她还记得在这边过的第一个生日。那天晴空万里, 陈洛钧陪她去郊外爬山, 累了一天, 回学校的路上, 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就睡着了。

醒过来的时候, 已经到学校了。

“你送我的巧克力都吃完了, 我的生日礼物都没有了。”雪容不肯回去, 拽着他的衣袖耍赖。

他被她闹得头有点疼, 微微皱了皱眉: “那怎么办?”

“不知道。你重新买给我?”

“来不及了, 寝室门就要关了。”

“关门就关门, 我不回去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? 听话, 快回去。”

雪容回头看看寝室楼, 老大不情愿地嘟着嘴, 眼眶都红了。

“不许哭啊。每次都哭, 我以后可不敢带你出去了。”他威胁她, 威胁完了, 又哄两句, “乖, 快回去吧, 下周末我们去看电影, 好不好?”

雪容吸吸鼻子, 努力忍住眼泪, 冲他挥手说“拜拜”, 一步三回头地往楼里走。走到一半, 脚步又停了下来, 回头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他抬手挥了挥, 示意她快点进去, 她便又乖乖地低头往里走, 两个肩膀垮下来, 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, 他忽然就觉得心软成一团, 高声叫住了她: “容容!”

她转身先是错愕了一下, 接着几乎是飞奔着回到他的面前, 一下子撞进他的怀里, 低头死死地抱住他的腰。

“真的不想回去?”他问。

她拼命地点头。

“那你肯不肯跟我走？”他绷起脸来，一副神秘的样子。

雪容一秒也没有犹豫，立刻把自己的手塞到他的手心里。

他不说话，带着她转身就走。一路上他都笑得很意味深长，雪容不明就里，但也一路跟着傻笑。

他们又乘了很久的车到这里，海棠花园。

他拿着钥匙打开十二楼那套公寓的房门时，雪容简直惊呆了。

房子不大，一室一厅，也没有装修过，连厨房洗手间都是水泥墙，所有的家具只有卧室里的一张床和客厅里的一张沙发。

他站在徒有四壁的屋子中间，微微地笑着，说话声似乎带着不真实的回响：“喜不喜欢？”

雪容一直在震惊之中，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很杀风景地问：“你的房子？你哪儿来的钱买房子？你爸给你买的？”

他摇摇头，很认真地回答说：“我这几年演出攒下来的钱，又找别人借了一点付的首付，贷了三十年款。所以没钱装修了。”

雪容张着嘴巴，在小公寓里转了一圈，回来垂头丧气地说：“刚才晚饭吃得好贵……其实我可以不吃那个提拉米苏的……”

陈洛钧显然没有想到她的思维跳跃到这个地步，坐在沙发上抬起头看她一脸苦相，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两人呆呆地对视了一会儿，雪容忽然笑起来：“洛钧哥哥，你真好。”

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笑容明媚灿烂，眼睛里仿佛流转着宝石一般的光彩。

陈洛钧拽住她的胳膊，轻轻一带，她便跌坐在他的腿上。

几乎是毫不犹豫，他低头吻了下来。

雪容吓了一跳，眼睛蓦地睁得老大，下意识地往后仰。

陈洛钧果断地托住她的后脑勺，含糊地命令道：“闭眼。”

雪容乖乖阖上眼睛那一刹那，觉得其他的感官猛然放大了无数倍。

她其实幻想过无数次，可直到这时，才意识到他的唇比她想象中还要软，还要湿、还要热，而他的心跳竟然会这么快，呼吸会变这么慌张，手心会这么烫……

生平第一次，她觉得身体里所有的血液都涌到头上，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摆，只觉得神志越来越模糊。

她一直试图要忘掉那时的感觉，可不管如何努力，都是徒劳。

雪容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滚烫滚烫的，似乎还留着他当年的气息和温